



那些年，那些车与路

□ 项志明

假日，开着刚换不久的越野车回老家丹阳，一路望着沿途川流不息的各式汽车，旧时车与路的记忆禁不住又一次跃然于脑海之中……

儿时的我住在丹阳导墅镇，一个运河穿过的江南古镇。那时的农村小镇，连拖拉机都不多见，更别说汽车了。农家常用的运输工具是一种木制轴轱外包铁皮的独轮车，轮子的两旁，是木制的车架，车架上可以坐人、载货。

记忆中，那时住在丹阳吕城镇的大姑妈家有辆这样的独轮车。每年三、四月份的农闲季节，大姑父便会推着独轮车，来接奶奶和我到他家小住一段时日。一路上，大约是怕我寂寞，奶奶总会时不时地教我唱些儿歌。行进在乡间小道上，听着奶奶唱着那古老悠扬的儿歌，伴随着独轮车沉重的“嘎吱——嘎吱”声，构成了儿时的我心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时至今日，仍然常常忆起。

小时候，父亲在城里的丹阳棉纺织厂上班，一般每个月会利用周末回家一两次。虽然城里离家也就不到30公里，但那时回趟家可是真心不容易。因为丹阳县城和导墅镇不通公共汽车，父亲只能从丹阳坐火车到吕城镇，再从吕城步行10多公里回导墅，单程一趟就要花4个多小时。

上世纪70年代后期，传来消息：小镇要通公共汽车了！正式通车那天，小镇人们几乎是倾巢出动，一起涌到了公路旁，翘首以盼汽车的到来。那时的公路，其实还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公路，只是将原先通往城里的土路稍加拓宽、修整，再铺上一层薄薄的碎石沙子而已。上午10时刚过，远处的公路上出现了一团灰白色的影子，随着它的逐渐驶近，大家终于看清这是一辆崭新的公共汽车，只是由于一路行驶在土路上，车厢表面已蒙上了薄薄的一层灰。当汽车卷着灰尘缓缓驶过时，人群中顿时爆发出阵阵的欢呼声。孩子们更是兴奋地跟在汽车后面猛追，用力去嗅汽油散发出的特殊“香味”。

那时公共汽车每日的班次很少，停靠的站点也只有固定的几个，虽然比没车时要方便了许多，但仍是不尽如人意。遇上节假日或是农村赶集日时，车票更是一票难求，有时即便买到了票，因为人多也难以挤上车。

记得小学有年寒假，母亲带我去城里看望父亲，这也是我第一次外出坐汽车。为了能坐上汽车，我和母亲早上7点不到就来到了镇上汽车站，而买票的人已排了长长的队伍。经历了几轮拥挤，我们好不容易买到了票。但因为不是终点站，前几趟车人实在太多死活挤不上去。到上午10点多，在车站服务员的拼命助推下，终于成功挤上了车。在一阵喧闹声中，车门被服务员从外面使劲关上，车终于缓缓启动了。这时车里早就坐满了人，站着的也都是一个挨一个。我掩饰不住第一次“站车”的兴奋，不时从人群的缝隙中探头看看窗外疾驰而过的树木田野。但这种兴奋并没持续多长时间，汽车在坑坑洼洼的简易公路上行驶产生的剧烈颠簸让我充分感受到了“站车”的不易。我们站的位置靠近车厢后部，母亲怕我颠得受不了，一路上都把我紧紧地搂在怀中。即便这样，颠得厉害时也能把人震得双脚离地再落下。好在人实在太多，倒也不用担心会被颠得跌倒。一个多小时的路程，一路伴随着车窗和车厢被颠得咣咣作响的声音，组成了一首特殊的“行车交响曲”。好不容易到了县城车站，刚下车，我便“哇”的一下吐了出来。第一次“站车”的深刻记忆也深深地印在了脑海。

1984年，我小学四年级时，中央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我们全家随父亲迁到了县城，成为当时人人羡慕的“居民户”，一家人也终于结束了两地分居的状态。但因为亲戚们都还在乡下，每年坐车的机会反倒多了起来。因为有了第一次坐车的深刻记忆，每次坐车我都会感到一阵莫名的恐惧。好在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地方经济建设有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县城通往乡镇的公共汽车班次逐渐多了起来，公路的状况也有了很大改观，以往那种又颠又挤的现象有了明显好转。但汽车沿途的停靠站点却总是那么几个。逢年过节去乡下亲戚家，即使是路过亲戚家也不能下车，必须到指定站点再跑回头路。那时，经常听到乘车的乡亲们说，什么时候这汽车要是想上就上，想下就下，可就好了！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巴逐渐在小镇流行开来。中巴大都是个人承包，经营权比较自主，乡亲们“想上就上，想下就下”的愿望，被中巴车上贴着的“招手上车，就近下车”八个大字诠释得明明白白，大家再也不用为赶车多跑冤枉路了。而且中巴车的大量加入，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公共汽车班次不足的矛盾，这时的乡亲们已经不再担心能不能挤上车了，上车前经常还要看看，没有座位不赶时间的话就不上了。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快速腾飞，县城通往农村的公路越修越多。随着经济的开放搞活，以前只在大城市里才能见到的黄色“面的”也开始出现在小县城和城乡接合部，低廉的起步价让普通百姓也能打得起的。与此同时，百姓的收入也逐年增加，摩托车、助力摩托车开始大量涌入普通居民家庭，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城乡居民“出行难”问题。

进入21世纪，黄色“面的”逐步被淘汰，出租小汽车开始步入人们的生活；同时，摩托车、助力摩托车由于安全性能等多种原因，也在逐步减少，私家车开始进入部分高收入家庭。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私家车很快就不是什么稀罕物了。截至2018年，我国已经连续10年汽车产销量排名世界第一。近年来，新能源汽车、电气混合动力汽车等新类型汽车的加入，让汽车这曾经的高档商品越来越平民化。

如今，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家庭拥有私家车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很多家庭都已经拥有两辆甚至更多的私家车。而在社会公共服务上，随着道路和空中交通的飞速发展，飞机、高铁、汽车、共享单车、网约车等多种交通工具的出现，让人们可以选择的出行方式越来越多元化，越来越快速便捷。而独轮车，反而是很稀罕了，但那“嘎吱、嘎吱”声，仍然残留于记忆之中，时时向我叙述着历史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

有天我去朋友老刘家玩，见老刘正给他父亲剪指甲，父亲斜躺在沙发上，半张着嘴，眼神越来越黯淡，尔后无力地垂下，像是要在疲惫之中睡去了。突然，老刘的父亲从浑浊的意识中醒来，冲老刘大声喊：“王晓文怎么还没来，赶快给我叫车！”父亲还大步跨过去，准备开门下楼，在他的潜意识里，单位派来的小车已经在楼下等他了，送他去出席一个重要会议。父亲还在衣服口袋里摩挲着喃喃自语，赶紧赶紧，把我的发言稿拿出来。

老父亲嘴里喊的“王晓文”，是他当年在某机关单位任职时的秘书，而今，这个秘书也已退休了。前不久秘书来看望老领导，抓住老父亲的手轻声喊：“我是晓文啊！”老父亲似乎从混沌的迷雾中恢复了认知，用力拉住秘书的手带着命令的口吻说：“你马上把那个材料给我写好！”老父亲还转身去找纸和笔。那一刻，老刘看见，秘书的眼眶红了。老刘告诉我，父亲患痴呆症以前，是一个神情严肃的人，那是长期任领导职务涵养出的一种持重。父亲退休以前，老刘去听过一次父亲出席的会议讲话，父亲把茶杯稳稳地一放，在麦克风

前清了清嗓子，目光威严地扫视了一下台下人员，会场顿时清静。老刘说，身材高大的父亲自有一种气场。

老刘眼里的父亲，在三年前的一天发生了改变。那天回家，老刘看见父亲半瘪着的嘴里一直包着一口水，似乎不受支配地吞下了，老刘走过去，拍了拍父亲的背，示意父亲吞下水，却让父亲从嘴里呛了出来，还呛得满眼泪花。去医院检查，告知父亲脑萎缩，种种表现就是痴呆的症状。老刘在医院走廊顿时悄悄抹泪了。父亲认不得家人了，吃罢晚饭看看天黑了，就嚷着要回家，或者翻出一本反反复复写的电话本，或者给从前一个老同事打电话问候一声，老父亲不知道，那位要好的同事，已经住进了墓地。

父亲痴呆以后，老刘的生活重心发生了改变，他要留出更多的时间多陪伴父亲，哪怕不说话，也能感受到亲人的血脉在安宁时光中跳动。母亲在老刘43岁那年就去世了，父亲没再婚，一直把母亲的照片放在床头案前，每天睡醒醒来，第一眼望出去的，就是母亲的相片。黑白照片上的母亲，还是那么笑眯眯地慈爱地陪伴着父亲，陪伴着这个宁

静的家。

有天回家，老刘看见，父亲佝偻着腰，正用手帕小心擦拭着母亲镜框上的灰尘。见儿子回来，父亲发火了，几乎是在冲他咆哮：“你把你妈藏哪儿去了，快去给我找回来！”老刘走到父亲身旁，半蹲下身，摸着父亲满是老年斑的手，他见父亲嘴角噙着，老泪簌簌而下。父亲终于明白，母亲没在这世上了。那天晚饭后，父亲没再嚷着天黑要回家了，对老刘努努嘴，又朝柜子里指了指。老刘似乎明白了，父亲是要看看家里那些老照片。于是老刘把柜子里的影簿找出来，一张一张给父亲翻开，从前的时光又回来了，泛起的河流冲走了父亲记忆深处淤积的泥沙，父亲指着和母亲年轻时在一起的照片，笑容里有了羞涩。

不过这一幕很快又陷入了尴尬，父亲再次起身恼怒地发火，指责儿子把老妻和他分开，她在另一个家里，他要回到那个家里去，和妻子团聚。好不容易安顿好了烦躁的父亲，等他睡去，老刘一个人出门，在夜色笼罩里走了好远的夜路，抬头望天，有几颗星星在孤独地眨眼。老刘对我说，他多想记忆的星星，

能够点亮这浩大夜幕，让亲人能够在一窗灯火里相认。

我另一个朋友老郑的母亲，在82岁那年就痴呆了，一向温顺的母亲脾气一夜之间变得古怪多疑。有时陪母亲吃饭，老郑竟用不来筷子了，直接用嘴去触碗吃饭。常常鼻孔里也沾满了饭粒。老郑有次教母亲使用筷子，母亲突然扬起筷子，重重地敲儿子的头，老郑抬头喊：“妈，我是您儿子啊！”母亲一把搂住儿子，全身哆嗦起来，她叫出声：“石娃！”老郑激动地喊：“妈，您再喊我！”可老母亲又呆住了——石娃是老郑小时候在乡下的乳名。

去年夏天，老郑的母亲走了。老母亲临终前的一天，目光返照般神奇地清醒过来，在床前缓缓拿出几张存折和一个本子，那上面一笔一笔记着存折上的存款日期、金额、密码。这是一生辛劳节俭，在夜里上厕所也舍不得拧亮灯的86岁的老母亲，在人世为儿子吐尽的最后一根丝。

亲人之间的爱，在时间的最深处，在暗夜的河流里，我们依然能够听见它流动的声音。



双虹 强南山 摄

老屋

□ 朱袁庆

我从小就住在老屋，一住便是十六年。

老屋有两层高。屋前用矮墙围了个小院子，隔壁人家稍稍迈开腿就能跨到家的院子里来，屋后则有一块草莓地。以前没有燃气灶，烧火都是用煤。

一年冬天，爷爷在后院烧煤，鸡笼里的鸡偷溜了出来，撞倒了煤炉，带着火星的煤块全滚进了草莓地，还好爷爷及时掌控了场面，然而大人们却要手忙脚乱地来抓鸡了。第二天，“罪魁祸首”——老母鸡就被送上了餐桌，也算是弥补了她犯下的过失。

日落西山，家家屋顶升起了缕缕炊烟，如柳絮般温暖的炊烟在老屋上空舞蹈着。母亲在灶台前忙碌着，灶膛里点燃的柴草映红了她的脸。大锅盖揭起，白雾刹那间溢满了整个厨房。我跟在母亲身后，看她氤氲在雾气中温柔的笑颜，轻抚她身上陈旧但

整洁的碎花围裙，细嗅白雾裹挟着的饭菜味，和灶膛里溅出来的烟火味。尽管那味道并不好闻，却让我深深地眷恋。

前年秋天，老屋因城乡改造而焕然一新。我驻足于换了装束的老屋前，一时竟有些手足无措。

前院的矮墙筑高了，把自家院子完全封闭了起来。后院多了一道铁门，门上的铁锁发出刺耳的撞击声。草莓地自从爷爷的腿脚不利索之后，便杂草丛生，鸡笼也不知了去向。唯有角落里的橘子树，保留着最后一丝生机，在荒芜中苟延残喘，固执地结着果子。

宽敞明亮的厨房里，天然气取代了温暖的灶台，油烟机抽走了漂浮的雾气，炊烟隐遁在寻不到的角落。精致的职业装代替了母亲那件朴素的围裙，香水味取代了烟火的味道。心中那纯粹、明净的一方天地，在悄无声

息地瓦解，化作齏粉，纷扬在过去日子里。

“个饿啦？”亲切的家乡话让我心头一热。母亲端着一盘切好的水果在我身旁坐下。我转身，她脸上不知何时多了几道皱纹，眼角处密密地挤在一起，比多瑙河的涟漪还要温柔、动人。一句乡音，成了我枯燥学习生活中最大的慰藉。

流年那样无理、残忍，稍有踟蹰，它便偷梁换柱，叫人撕心裂肺，再难回首。去年，我们搬离了老屋，因为我要去县城上高中了。

老屋后面的那棵橘子树，儿时如巨人般的大树，在我面前竟如此苍凉、无助。

回廊一寸相思地，落月成孤倚。背灯和月就花阴，已是十年踪迹十年心。老屋，我们走了，如一滴水重归江湖。我轻抚那老去孤独的橘子树，在秋风中捕捉残存的半点烟火气息。

孔子的仁

□ 许锋

仁者，二人。两个人，或者更多，仁才体现。

孔子谈仁，“出门如见大宾”。出门见客，穿戴整齐，也是常识。但孔子说的是“大宾”——重要或尊贵的客人。每次出门，都如见重要或尊贵的客人，而“客人”只是他的一个假设，有没有不一定。不管有没有，沐浴、更衣，不能马虎。

这与仁有关系么。

其实是让你把握机会。机会就是机动的会晤，说不来不来，说来就来了。机会来的时候，你哪里遛遛，一身腥臭，人家掩鼻而走，结果——真是可惜。仁者爱人。孔子为仁者，告诉你出门之前要照照镜子，带着希望出去，才可能有收获。再者，人靠衣冠马靠鞍，你穿着得体，出门办事，容易。你穿着不得体，与人交流，容易引起误会，而误会如火苗，或被扑灭，或者熊熊燃烧。一个人的事，就变成两个人乃至更多人的事，

与仁有关。

孔子谈仁，“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比如“执事敬”——做事情要恭敬。干工作，认认真真，兢兢业业，这是从业者的本分。这与仁有关系么。

其实是让你感恩。给你工作的人，对你寄予希望。你只有恭敬地对待工作，才能回报机遇者。你若马马虎虎，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工作容易出现失误，而失误，既影响自己，也影响别人乃至一个集体。集体放大，可以是社会，可以是国家，可以是天下。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便是执事不敬。关羽大意失荆州，也是执事不敬。

孔子的仁，没有确切的定义，贯穿日常，无处不在。因为，没有人能够一直独立地生活而不依靠任何人。不要说人类世界，动物如虎狼者，若没有弱肉供其强食，若弱肉有毒，它也会绝迹。

孔子洞察人世。人世间，一切皆可抛，但仁不可须臾离也。他一生的颠沛流离，就是呼唤仁者归来。他觉得，只有人心向善，心里有爱，才谈得上仁，谈得上礼，谈得上信。具备仁、义、礼、信、智者，就有了良心，有良心者，不会助纣为虐，与人狼狈为奸。

只是，那个时代，没人理睬他。孔子的学生子路有一天回来晚了，城门关了，只好睡在城门外。

早晨，守门的问，你从哪里来？子路答，从孔氏来。

守门的说，“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

就是那个明明知道做不到，还偏要做的人吗？

孔子一生，都在知其不可而为之。这是他对待事业的责任，是一种态度。他钻的牛角尖，其实不是牛角尖，立起来，上面是天，扣下去，下面是地。



《翠湖心影》汪曾祺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定价:32.80元
汪曾祺散文精选。



《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村上春树 著 南海出版公司
定价:36.00元
村上春树说，他写小说的许多方法，是每天清晨跑步时学到的。



《美食者不必是饕餮客》梁实秋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定价:45.00元
梁实秋的“吃货”人生哲学。



《灵魂有香气的女子》李筱懿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定价:69.00元

以“成长比成功更重要”的理念，打造都市女性生活社群。

本栏目的书籍由新华书店提供